

此人诗酒为念，好上花台做弟子
—〔元〕关汉卿

朵生春 / 著

文人末路

柳永
纪事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第 10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人末路:柳永纪事/朵生春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1998.2

ISBN 7-5034-0910-X

I. 文… II. 朵… III. 柳永-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1224 号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装: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5.25 字数 330 千字

印 数:1-20000 册

版 次: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5.6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寒蝉凄切。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，
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
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暮霭沈沈楚天阔。多情自古
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。今霄酒醒何处，杨柳
岸，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
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。

柳永·雨霖铃

此人诗酒为念，好上花台做弟子

——〔元〕关汉卿

前 言

本书叙述了放浪词人柳永的一生，描写了他大半生在妓院中的经历和因此形成的生活态度。此人才华横溢，却因追欢买笑误了前程；沉迷于酒色，因而毁了自己的声名；为封建统治者不容，可民间“凡有井水处，皆能诵柳词”；无权无钱无势，可征服了数不清的女儿心；他生前怀才不遇，靠青楼女儿的一点樱桃小口享尽荣华富贵；他死时，“家无余财，群妓合金葬之”，并且闭门谢客以示追怀，年年清明，天下的红粉都要祭拜——像柳永这样放荡不羁、风流成性、却又千古留芳的大文豪，普天之下，古往今来恐怕找不到第二个。

柳永是北宋词坛巨手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本书的作者在掌握大量柳永的史料及其他材料的基础上，用两年时间撰成此书，不但填补了出版史上的空白，对于读者完整地理解柳永一生，也有重要的价值。

要说柳永，就离不开青楼酒色、烟花红粉，但我们相信能看懂《金瓶梅》的人，也能看懂这本书，会作出正确、积极的评判。

书后附有这位末路文人留下的感动过人们的文字，虽然有些夹杂庸俗、猥亵的气息，但其独特的价值是人们所称道的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第一部 木兰花令	(1)
第二部 今霄酒醒何处	(135)
第三部 芳心是事可可	(315)
附录一	
慢曲盛行和柳永在歌词发展史上 的地位	(423)
附录二	
柳永事迹新证	(429)
附录三	
柳永留下的感动人们的文字 ——《乐章集》	(441)
后记	(478)

第一部

木兰花令

1

一个时代的希望在哪里？

一个时代最美丽的女人在哪里，这个时代的希望就在哪里。

然而，现在……

现在是大宋朝真宗天禧二年。天下的美女不知怎的都聚集在这青楼画阁之中，九百八十年后的人们必然将这种处所叫做“妓院”，这里的女子，无论美丑都统称妓女（官方）或野鸡（民间），到那时，卖淫可能是犯法的。

现在是公元1017年，大宋帝国正在向繁荣昌盛的顶峰迈进，如果这个帝国由于一着不慎被外人占了大半个江山，肯定会有一个幽兰居士孟元老的写一本《东京梦华录》^①的宣传册子，供后人资鉴：

“当时，天下太平已经好久，国家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，少年只知道欢乐歌舞，头发斑白的老人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刀

① 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南宋孟元老著，是研究宋朝历史的重要著作。

枪棍棒……冬日赏雪、春夏看花、七夕乞巧、重阳登高……到处是绣户珠帘的青楼画阁。大家闺秀乘坐高级轿车抢着停在供皇帝出行的街道上，豪门子弟乘着奔驰之马在宣德楼到南薰门的大街上兜风，他们的装饰光彩照人，她们的衣服散发着高级香水气味，柳巷花街，传来新歌和美人的巧笑，茶场酒肆飘扬管弦之声……”^①

这是一个“现在感”极强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的希望在青楼画阁之中，而且处处都是，人没有什么悲观的理由，这个时代充满希望。宋真宗天禧二年的妓女有多少，这个时代就有多少希望，这个时代的人不会孤独，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”。

享受人生的意义在于抓住现在，抓住。如同参天大树的树根那样用力，将泥土捏成坚硬的石块；抓住现在，如同一个乞丐抓住即将从眼前流逝的豪客的衣襟。

抓住现在，如同一个流浪汉用压抑过久的欲望，用他仅有的银两抓住已经到手的细皮嫩肉。

现在是用金钱衡量一切的现在，人际关系是卖和买的关系，公平竞争，和乎先王法度；现在战场已经成了商场，爱情已经成了卖淫和嫖娼。

一切都是合法的，只要不造反，怎样活着都是合法的，只要不死，为什么活着都是有理由的。

花好月圆的现在，花随处好月随处圆的现在，柳永已经三十岁了。

^① 见《东京梦华录·序》

2

三十岁的柳永此时离“柳永”这个名字还有近十六年时间^①。柳永成为“柳永”那是宋仁宗景祐元年以后的事情。此刻，他叫柳三变，字耆卿，因为在柳氏家族中排行第七，所以又叫做柳七。

柳永的名、字和号，虽然都是同一个人的代号，但使用的范围却大有不同。在家族亲情关系中，大家都叫他三变；在文人圈子中，那些慕他高才者一般都称他为耆卿；“柳七”这个号，却是那茶肆酒楼、秦楼楚馆中的红粉艺人对他的昵称。当然，文人圈中，那些瞧他不起的人，也同样谑称他“柳七”。

将来，我们写柳永的时候，一切都会显得不牢靠，不说一般读者，就是对其进行专题研究的人，也往往徘徊在是与非之间。光是柳永的名字先后变化，也会争执老半天——还不能说清。^② 柳三变（我这样说，并非是我与他有什么宗亲

① 柳永初名三变，字耆卿，景祐元年为考进士改名为永。

② 关于柳永名字的改换，有两种不同意见，一种认为柳永初名永，后改为三变，另一种则相反。持第一种意见者如叶梦得（著《避暑录话》），持第二种意见者如陈师道（著《后山诗话》），王辟之（著《澠水燕谈》），吴会（著《能改斋漫录》），胡仔（著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）等。

方面的联系，柳永的名、字、号，我会不断转换着称呼，如果你们认为其中必定包含着某种感情因素，我只能说是。)出现的时间是1017年，宋真宗天禧二年的春天，也就是桃花被妓女们的胭脂水浸润透了的时节，玉兰花被嫖客淫猥的目光刮去一层皮的时节。

出现的地点是开封。

也就是被夜晚的猫叫闹得彻夜不眠的汴京。

按后来冯梦龙的说法，柳三变一出现便是“丰姿洒落”、“人才出众”，“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”。按关汉卿的说法，柳三变一出场，便先来一段道白：

“本图平步上青云，直为红颜滞此身。

老天生我多才思，风月场中肯让人。”

然后便自报家门：“小的，柳永是也，平生以诗酒为念，好上花台做弟子……”①

冯梦龙和关老夫子均没有见过柳永，所以柳永三十岁出场的这个情节，他们是很难猜得到的。

现在，我们看见柳三变从“秦时楼”中出来了。这“秦时楼”，位于开封外城②护龙河边，河边的杨柳正在吐青时节，每个枝条上都挂着一串尖尖的骚动，这外城，本是专供皇宫中人出行游玩之地，禁止一切闲杂人员往来，可在宋真宗祥符年间就已对外开放，一些歌楼妓馆便纷纷建在此处，以赚得那些肥得流油的达官贵人的银两，“秦时楼”只是其中初开的一座妓馆。柳三变步入其中，完全是因为这楼的名字起得别致：“秦”和“青”谐音，是“青楼”而称“秦

① 见关汉卿《钱大尹智宠谢天香》。

② 外城，又名新城、罗城、国城，后周世宗创建。

楼”，一下子让污浊庸俗变成了深沉高雅。这就是时代特点，每个时代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堆名词。

吸引柳三变的，倒不是上面这层因素，当他在洋溢着生殖意味的黄昏，在半醉半醒中将“秦时楼”三字翻来覆去品咂了几遍后，对身边的好友孙春道：

“春，这个地方值得进去。”

其实，他俩早已约好了另一个去处，那是东城水门边的“昭君馆”，有三个娇弱的女儿在等着他们——确切地说是等着柳七。

“七爷，”孙春说——这孙春乃江苏淮阴人氏，世代皆以说书为生，很是仰慕柳三变的文才，二人成为莫逆之交，于是，他跟着三变，朝朝秦楼，暮暮楚馆，从不曾离得半步。

“七爷，”他说：“昭君馆那边……”

三变和女儿家打交道，从不敢有半句狂言，“天下唯一不能负的，便是女儿心”，这句话他不知对孙春讲了多少遍，听孙春如是说，柳七沉吟半晌说：

“你快找个僮儿去送信，就说十来天后我们再去，免得让她们苦等。”

孙春说：“七爷，何需十来天，明日去不就得得了？”

“我估计，这秦时楼中，我们要耽搁些时间。”

两人叫了僮儿，柳三变细细叮嘱一番，将他打发往昭君馆。

二人来到楼门外，先不急于进去，将那雕着花草的门楣细细打量一番，柳三变道：

“孙兄，你看这门上所雕有何别异之处？”

孙春看了一阵：“在我看来，只是些缠绕的花花草草，

看不出别的名堂来。”

三变微微一笑，随口吟出一首词来：

“剪裁用尽春工意，浅蘸朝霞千万蕊，
天然淡泞好精神，洗尽严妆方见媚……”①

尚未吟完，只见从门洞里出来两个人，一个好像桃花在水上漂，一个好像柳枝在风中摇，边走边说：“好个‘洗尽严妆方见媚’，这是何人佳句？”

三变连忙躬身施礼道：“二位小姐，贫生这里有礼了。”

二位姑娘见柳七这般，捂着嘴嗤嗤地笑了，那个穿绿裙的给同伴咬了一阵耳朵后，轻轻向前道个万福：

“打扰二位相公的雅兴，我二人正要上市去买些绣线，听见吟诗，心中奇怪，便迎了出来，敢问方才吟诗者是谁，吟的是何人的诗句？”

孙春前跨一步，刚要说什么，见柳三变给他使眼色，便止住了。

三变又施一礼：“方才吟诗之人，就是……”指指孙春，“这位……”

两位姑娘听说，赶忙给孙春施礼，孙春也只好还礼：

“敢问二位小姐芳名？”

绿裙姑娘嘻嘻一笑说：“相公还没回答我们的问题呐，却问我们的名字，是不是我们的名字不好听，就不回答问题了？”

柳三变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，心想，天地之间，最聪明者就是人了，人中最聪明者是女儿，而这女儿中最聪明者，

① 柳永词《木兰花》。

莫过于妓院中的行首，^①就这几句，竟让能说会道的孙春张口结舌，只说了句“在下姓孙名春”，便不知怎么说了。

两位姑娘见孙春如此窘迫，说声咱们走吧，便搂肩搭背走了。

孙春掏出面巾，揩揩额角细细的汗珠：

“七爷，你不该说是我在诵诗，让我好为难。”

柳三变笑而不答。

半晌，孙春又问道：“方才你所诵者，是谁的诗作，如此清新雅口？难怪引起两位姑娘的注意。”

三变长袖向后一甩，说道：

“此非诗乃词也，是本朝天禧二年某位浪荡才子所作，只为某日黄昏和好友孙某者到秦时楼，见门楣上所雕花草即兴口占，题为《木兰花》者也！”

“这么说，这门上所刻是木兰花了？”

三变只是点点头，不再说话，他在想，为何这门上雕这种花。

那木纹中渗出的椭圆的叶子，已使耆卿神思驰荡，他微微闭上眼睛，似乎看到满山遍野的紫中泛白的硕大花朵，闻到那让人清新的微香，甚至似乎尝到了那底气十足的辛辣滋味。

“孙兄，你可知道这木兰花的来历？这木兰花原来不是这个名字，而是叫朱兰。传说在南北朝时，有个叫朱兰的女子，替父从军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十三年的战争生涯，却没被刀枪砍伤过一次。当战争结束，军马返朝的时候，大家突然

^① 旧称妓女为行首。

第一部 木兰花令

发现这位被将军一再提拔的年轻人，竟是个女儿身。有个年轻的武士爱上了她，向她倾诉了真情。

“就这样，两个年轻人在行军途中相爱，晚上相依相拥以避风寒，日间互相照顾奔往京城。

“有一天晚上，两人终于冲破了束缚。第二天，竟发现他俩压倒的大片草地中长出了一枝叫不出名字的奇怪植物。

“后来，他俩挖下了这种植物，精心照顾，做为两情水依的见证。这植物在半路上竟然开出一朵硕大的花来，别人问的时候，武士说，这花叫朱兰。

“半年之后，当他们抵达京城接受皇帝赏赐的时候，朱兰却已怀孕。皇上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，因为一个极具典型的英雄形象由于这男女私通之事给毁掉了，便下令将武士处死。为了重新树立一个形象，也为了挽回军中的不良影响，皇帝令朱兰改姓为木，称她为木兰。她和武士的‘朱兰’花，从此也改名木兰花了……”

孙春听到这里，叹口气道：“早就读过《木兰诗》，祖上也曾多次说过这段书，却不知其中如此曲折，看来这男女之事实实在误人不浅！”

三变摇摇头：“此言差矣，我看这木兰一生的价值不在于她的赫赫战功，而在与武士的情爱上，这苍天所赋的权力，谁阻止了它，谁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，那个混蛋皇帝诛杀了木兰情人后不是亡得更快吗？”

“唔，七爷，我明白了，这门上雕木兰花也许就是暗说人间男女的至理至情神圣不可侵犯。”孙春说。

“也许正好相反，这楼的主人，未必知道这个传说，说不定还认为，‘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’才是真理

呢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在门上刻这种花呢？这不成了立着牌坊当婊子吗？”

“这，我也说不清楚。”三变说。其实，他早就感觉到这里面非同一般的意味，说不定还藏着许多难言的隐衷呢。

二人说着便进了大门，迎面一扇画屏，画面右上角是一轮金黄的明月，月下半阙孤零零的烟楼，其余的画面，上部空濛一片，下部是泛着月光的黄沙。

三变看了，更觉惊奇，在这笑贫不笑娼的时代，在这卖肉卖笑之处，何人竟有如此苍凉胸怀？

“奇了，奇了！”他赞叹不已。

柳七从进门前到进门后的举止，早已引起画楼之上的一位三十多岁妇人的注意，此时见他伫足画屏前赞叹不已，便迎了下来，笑吟吟地施礼：

“承蒙官人光临，本楼主这厢有礼。”

柳三变仿佛全然不觉眼前站着个风韵备至的女人，口中还在赞叹：

“奇了，这真是奇了！”

女人见此情景，又问道：

“只是一幅画儿，何奇之有？”

柳三变这才将眼睛移到妇人身上，从头到脚打量了好一阵才说：

“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”

妇人听说此言，心中暗想：这个人好像有些来头，我且试他一试：

“官人，此楼只是初建，今天才正式开张，还不曾来得